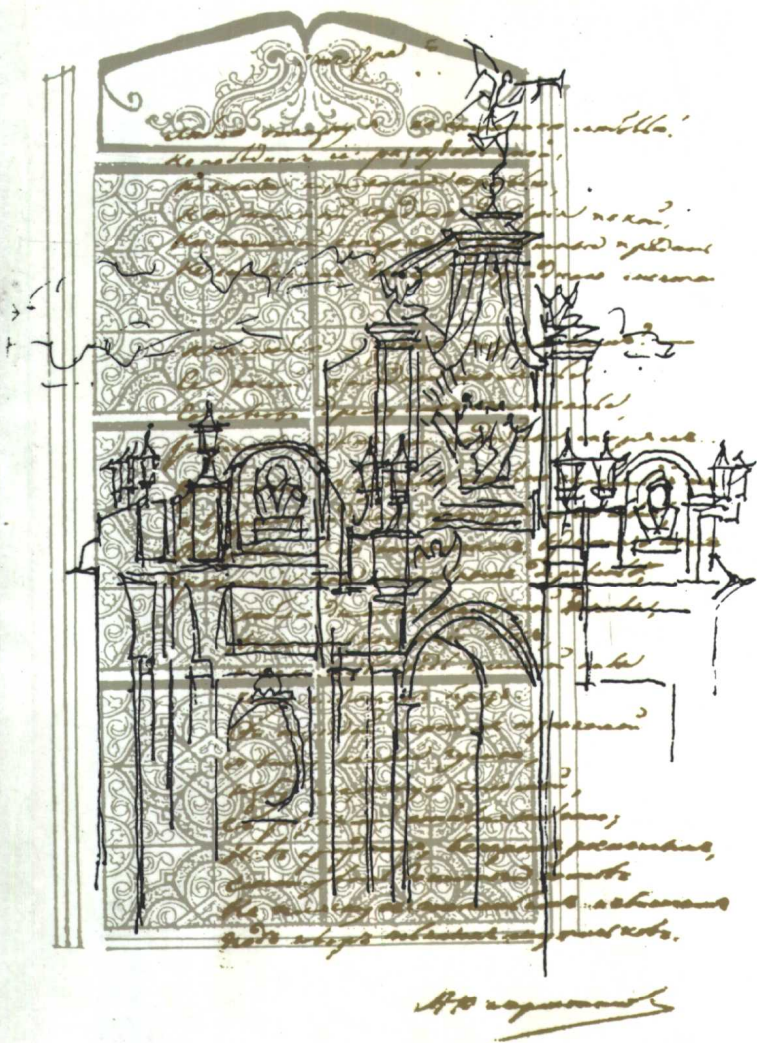


莱蒙托夫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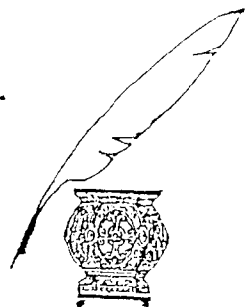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豪书系

顾蕴璞 主编

力冈 冀刚 乌兰汗等 译



莱蒙托夫全集

第5卷

· 小说 · 散文 · 书信 ·

河北教育出版社





1837 年莱蒙托夫的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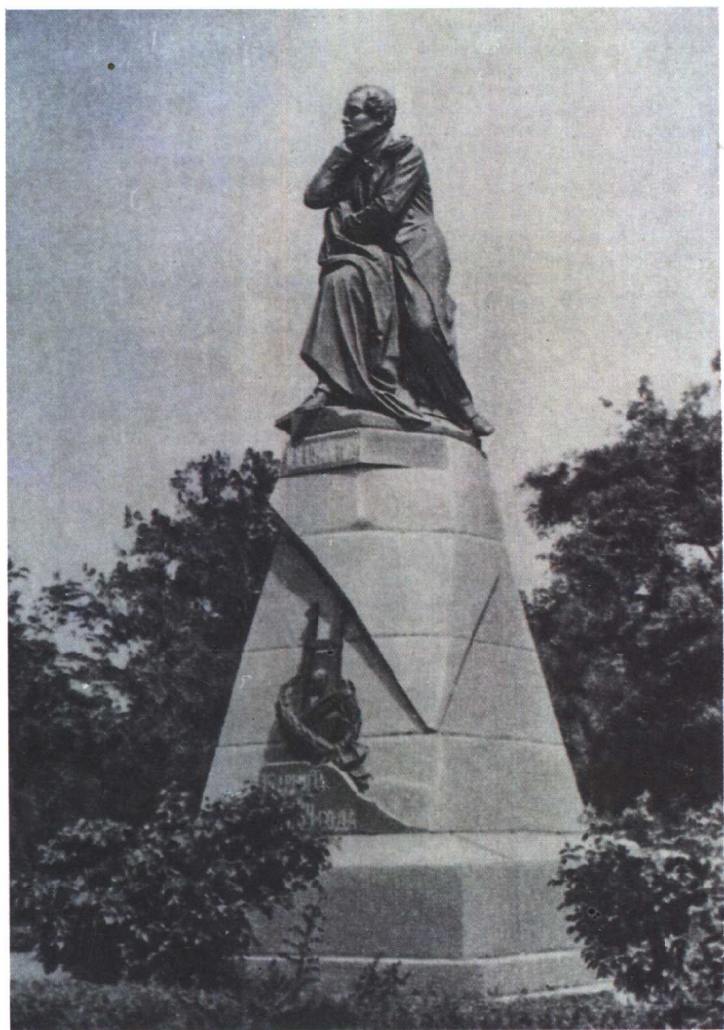
1840 年莱蒙托夫的肖像(扎鲍洛茨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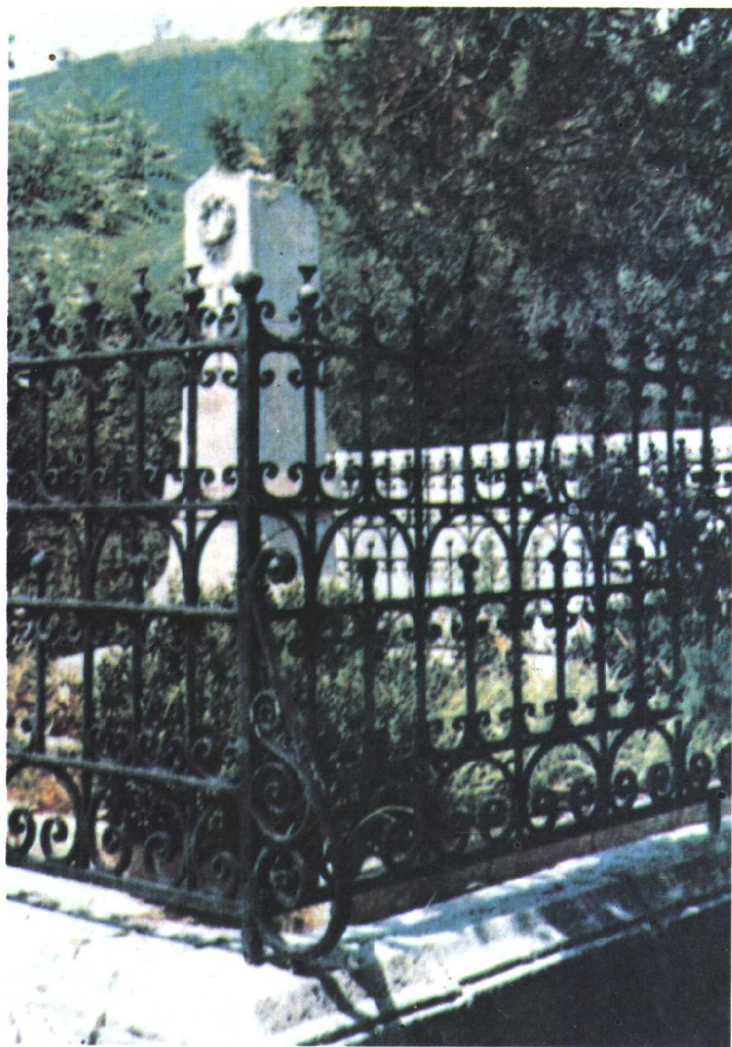
莱蒙托夫 1836—1837 年在彼得堡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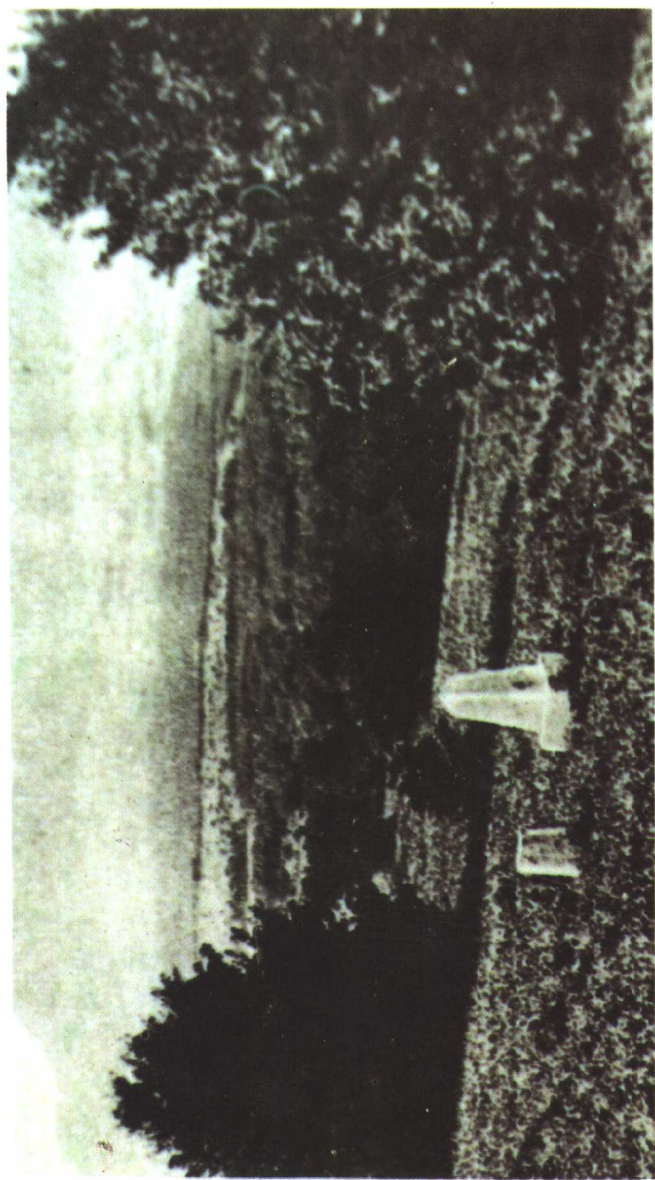
高加索的五峰城



五峰城的莱蒙托夫纪念像



五峰城莱蒙托夫墓地的纪念碑



诗人与马尔蒂诺夫决斗处

目 录

瓦吉姆	(3)
莫斯科全景	(142)
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	(148)
歌手阿希克-凯里布	(229)
我想跟你们讲	(239)
当代英雄	(244)
高加索人	(417)
B 伯爵家的音乐晚会(《什托斯》)	(422)
莱蒙托夫书信	(440)
观感·提纲·题材	(528)
见解·摘录·短评	(553)
 莱蒙托夫生平与创作年表	 顾蕴璞编译 (564)
编后记	顾蕴璞 (594)

小说·散文·书信

瓦吉姆*

第一部

一

白昼将逝，落日的霞光透过西天的云层，洒在塔楼的瓦片和修道院明亮的圆顶上。晚祷的钟声在回响，修道士和院里的仆役们在大司祭修道室到大殿之间的石板路上来来去去，拖到地上的黑色长袍沙沙地扫着他们身后的尘土，他们

-
- * 首次刊载于《欧洲导报》1873年第三集，标题为《米·尤·莱蒙托夫的少年轻事》。《瓦吉姆》这个标题来源不详，因为手稿第一页散失。后来由伊米·波达科夫定为：《瓦吉姆·一篇未写完的故事》。此后便一直使用《瓦吉姆》这个标题。莱蒙托夫是在1830—1831年间构思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在1833—1834年，当时他在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他根据自己所听到的故事描写了1774年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瓦吉姆是按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法国浪漫主义传统塑造的一个人物。小说主题和普希金的《杜勃罗夫斯基》相似。

神气十足地把那些香客推开，仿佛这才是他们主要的职责。闪动的烛光在神香那缭绕的烟霭中显得暗淡发红，香客们簇拥在潮湿的圆柱旁，拱顶下回荡着人们低沉欢愉的絮语声，这表明晚祷还没开始。

修道院大门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几个乞丐和残废人正等着香客们的施舍，他们争吵漫骂，在分几条粗麻口袋里丁当作响的铜币；这是自然界和社会所屏弃的一群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与自然界才保持一致），是被寡欲或奢望葬送而对上天口吐怨言的人，是无权要求怜悯的人，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过高尚的品德，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怜悯。

他们的衣着是他们灵魂的写照：黑脏、破烂。晚霞照在他们的头上、肩上、枯柴似的变曲的双膝上；脸上的凹陷处仿佛比平时更黑；每个人的额头上总写着两个字：**贫穷**！他们的目光和微笑中没有丝毫最起码的自尊，连影子也没有！

乞丐群中有一个人——他没有参加他们的交谈，只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纹花绘彩的圣门。他是个驼背，一双罗圈腿，不过四肢看上去倒很结实，完全能支撑他那副欠雅的身躯。他的脸又长又黑，鼻子挺直，头发鬈曲；他宽阔的前额像一个做学问的人那样发黄，又像暴风骤雨的日子里遮天蔽日的乌云那样阴沉；皱纹杂乱的脸上划过一条条青筋；嘴唇又薄又苍白，一张一闭都仿佛在抽搐一般，目光里却闪烁着对前程的憧憬。伙伴们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然而他内心的力量却处处流露出来，使他们畏惧他的声音和目光；他们看到的是他身上严重的残疾，却不是他巨大的不幸；把他看成是一个魔鬼，而不是一個人；他丑陋，令人嫌恶，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惧怕他；他的目光里闪动着火花和智慧，洋溢着一种非凡

的力量，以致他们不敢相信他的眼神，却把他看成是一个高明的骗子。看上去他不过二十八岁，脸上经常流露出一种凄苦的永无休止的嘲讽神情，一种包括宇宙在内的神奇力量。他的灵魂，还没有像样地生活过，但它却在积聚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充实生活并提早投身于永恒。这个乞丐叉着双臂站在那里，细心观察圣门上画着的那个褪了色的恶魔，心里为恶魔惋惜，他想：“如果我是鬼，我就不会去折磨人们，只鄙视他们。这些人值得天堂的逐客、上帝的敌手引诱吗？……可人就不一样了。为了消除鄙视，他就应当从仇恨入手！”

他的眼睛在紧蹙的双眉下闪烁，干瘪的双颊挂着红晕，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一种激情占据了他的心，更准确些说——他掌握了一种激情，而且是那样得心应手！

“看在基督面上，老爷，赏一个戈比……给我们这些遭受火灾的人、残废、瞎子吧，行行好吧！”他那些伙伴们喊叫道。他战栗了一下，转过了身——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到了什么？——一个俄国贵族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帕里岑。如此而已。

二

你们看，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高个儿，身体也还不错，但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也失去了神采；他穿着一件蓝色短外套，胸前别着一枚安娜十字勋章，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靴，走在尘土飞扬的石头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一面走，一面神气十足地挥动着双臂，每当那些令人讨厌的乞丐向他围上来的时候，他就蹙起高高的额头，两个仆从卑躬屈膝地

跟在他后面。帕里岑往修道院的功德箱投进一枚银卢布，然后推开乞丐们，高声叫道：

“滚开，你们这些家伙！——都是些懒鬼。这样的棒小伙子也来乞讨，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呀？最好有一天让你们这些不要脸面的流浪汉一个个饿死。我现在给了你们大伙儿一个卢布。说好啦，你们可别为这个卢布打起来。”

这时驼背的乞丐一声不响地走过来，把他那双明亮的黑眼睛盯在这位慷慨的老爷身上，这目光是一束停下来的闪电，那个被它隐隐照射的人必然会猛然一震，无法用同样的目光来作答，仿佛他的眼皮被铅封住了，如果真有催眠术的话，那么这个乞丐的目光就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催眠术。

那位上了年纪的老爷离开乞丐群时，他赶紧追上去。

帕里岑转过身来。

“你要什么？”

“要的东西不多！——想干活……”

老头儿讥讽地冷冷一笑，看了看这个乞丐，他的驼背和那两条不成样子的腿……这个可怜的家伙毫无惭色，依旧十分冷静，就像苏格拉底被老婆往头上浇了一罐冷水而不动声色一样——但这称不上是圣哲的冷静，却更像一位相信自己的枪法能百发百中的决斗者。

“老爷，要是你以为我不能干活，那我可以用这个办法让你放心。”他举起一块大石头，像皮球一样玩起来。帕里岑吃了一惊。

“那你愿意给我当仆人吗？”

乞丐一下子变得十分恭顺，使劲吻了吻新恩人的手……他情愿不当自由人而当个奴隶——竟有这种事？——在普加

乔夫到来之前两个月当起了奴隶^①，这个念头太令人奇怪了。

“我用我父亲的脑袋起誓，一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乞丐大声说，苍白的脸上浮起了大喜过望的表情。

“你的名字？”

“瓦吉姆！”

“这样一个残废叫这么个好听的名字！”

仆人们附和着老爷的玩笑，也哈哈大笑起来。乞丐轻蔑地瞥了他们一眼，这场不大得体的娱乐活动于是便结束了。卑劣的灵魂什么都嫉妒，就连流露出上司一点兴致的恶言恶语也不例外。

“跟我走！”帕里岑说。于是他们全都离开了修道院。瓦吉姆屡屡回首张望，暮色朦胧的天幕上现出了锯齿形的围墙、尖塔和教堂，就像普普通通的黑色城镇，毫无特色可言。然而这场景象中却有一种庄严的气氛使人沉思，使人思考永恒，思考尘世与天国的壮美，这时人就产生种种阴郁奇妙的念头，一座孤零零的修道院无非就是为某些人的癖好所树的一座不动的纪念碑，这些人不懂得哪里有美德，哪里也就会有罪行。

三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很晚才回到家。几条狗狂吠着迎接他；只有凭闪亮着灯光的窗户才能分辨得出房舍。风呼叫着，吹动着种在老爷宅院四周的白柳。仆人们听到马蹄声，就提

^① 指普加乔夫的部队到达奔萨省前两个月。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774年夏。